

儿子与父亲

祝
兴
义



儿子长大以后

祝 兴 义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沈阳

儿子长大以后

祝兴义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172,000 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6 1/2 插页：3

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2,000

责任编辑：祝乃杰

责任校对：姚喜荣

封面设计：安今生

统一书号：10158·706

定价：0.66元

1957.11.18



祝兴义同志

目 录

儿子长大以后.....	1
蒹葭苍苍	105
文笔峰	167

儿子长大以后

一、接到妻子，丢了儿子

一列快车，扯动风，挂起云，飞驰在京沪线上。被叩响的钢轨，不断回答：“苏州”，“无锡”，“南京”……

春雪覆盖的江淮丘陵，一个个小山头，若结伴而游的白发翁媪，从车窗外飘然越过。沿途各小镇，皆沉醉在琼枝银花丛中，但那“噼啪”作响的爆竹，同灼灼欲燃的红纸春联，已装点出很浓、很浓的节日气氛，不断撩起旅游者们不尽的归思。

车厢内相当拥挤，人多，包裹更多。行李架上，座位底下，都塞了个满满腾腾，不少旅客，还把易损、易碎的物品抱在怀里，或担在膝头。的确，赶上这时刻，盼团圆的家人早就频频翘首，谁肯空着手回去呢？

第六车厢的一个临窗座位上，坐着个中年女同志。素色便衣袄，藏青色呢裤，深筒皮棉鞋，一条米色的长围巾从脖子上垂落下来，直披到蜷起的膝盖的下端。

她大约三十七、八岁，中等偏高的个儿，不算苗条，但也利利爽爽，丰满、匀称，落落大方。她的脸是椭圆形

的，下颏稍长，微微翘起。眉不算重，眼睛也不算大，但很清秀，舒朗朗的。配着有棱有角的鼻梁，显得朴实、健美、宽厚。

她叫鲁云珍，生性上有点儿“内向”，目不肯多顾，嘴巴也不喜欢多讲。但如同许多事情她不肯做而又不得不做的一样，造化却安排她干了教书这一行当。世间的事儿，哪能都尽如人愿呢？

按理说，假期旅行，该能按照自己的愿望来吧？但这次恰又相反。她在北方的一个城市任教，丈夫陈仲慈在江淮之间的一个小县城，也是个中学教师。本来，他们约定，一放假她就南下，仲慈到火车站迎接，两人在小县城度春节。然而，放假前夕，远在杭州工作的爸爸却突然发电报给她：“父病重，速来杭。”她只得匆匆去信给仲慈，声言另约日子，并致歉意。谁知父亲不过偶感风寒，刚发作时相当严重，待云珍惊惊惶惶的赶到了，老人已康复，步履如常。

父女俩相隔千里，相见难，分别也难。慈祥的老人纵有骨肉团圆之意，但考虑到女儿熬到中年才成家，且婚后同女婿团聚的日子也屈指可数。假期有限，所以，当云珍陪他吃头一顿饭时，他便催道：

“云珍，我的病也好了，明日就回去吧！”

“看你！”女儿娇嗔地白了爸爸一眼，“怕我吃掉你过年的东西，还是咋着？”

其实，节日虽没到，父亲已吩咐云珍的妈妈将过年要做的菜都做了出来，他恨不能让女儿的胃部变得象舟船一

样，把他准备的東西都裝進去。

媽媽也同樣，怕女兒走，又不得不攆她走。幾天後，爸爸突然間將北去的火車票買來了，而且是當日的車次。云珍匆匆上車，連給仲慈發封電報也沒顧上。媽媽又拚命地朝女兒的包里塞東西，把她搞成個小商販似的。

火車飛馳着，一站又一站。

虽说梦中的幸福，將化為現實，但云珍还是不斷蹙起春山似的双眉，犯起嘀咕：丈夫工作的小县城，在珠埠市的郊区。下了火車，還要轉乘一段市郊循环班车，拖着这么重的行李，别说赶到丈夫的住地，眼下到站就是个大麻烦。大包小包好几个，咋提得动呢？

如果不是生性沉默寡言，这一路也早该攀上几个朋友，下车时相互好有个照应。而她，在这半天的行程中，没同任何人讲一句话，甚至没注意观察过周围都是些什么模样，什么身分的旅客。请谁来帮助呢？

服务员过来售客饭票了：“盖浇大米饭，三角一盒。”每到一处，旅客纷纷掏出零钱，数点着，以减少找钱的麻烦。

云珍的对面，坐着个半大的男孩子，大约十六、七岁，细高、细高的个儿，象一株还没来得及伸枝、长叶的嫩竹。额宇很广阔，在整个面部占着相当大的比例，这是画家画孩子时爱抓的特征。他有着姑娘般的鲜艳的肤色，和一双细长的、时时流露出天真无邪的目光的眼睛。眉毛也是细长的，很黑，斜斜地刺入两鬓间，宛若那一蓬乌亮头发的两条小支脉。嘴巴是扁圆形的，向两腮间弯出尖尖

的嘴角，连着泉眼般的深酒窝儿，非常甜津人。

在上海站上车的潮水般的人流中，只有他没带任何行李，也没有人为他送行。更奇特的是，他手里拿着一束金灿灿的、新开的迎春花，罩着透明的白色塑料薄膜。上车时，他将花束举得高高的，生怕别人给碰坏了似的。或许是云珍同学生们的交情太深了，所以才特别留意了这个中学生模样的男孩子。

当服务员走近时，这男孩也从腰里掏出零钱数点着，全是叮叮当当的硬币，可忽然又装进腰兜，显然是钱不够。

“小同志，你买不买？”服务员问道。

“不买！”男孩红着脸，摇摇头。

云珍注意到那男孩刚才数钱时，只数够两角五分。便信手丢只五分的硬币给他：“配上买一份吧，到站还有一时呢！”——刚才查票时，她看出他也是到珠埠下车。

男孩子很尴尬，敛起红绒布般的脸道：“谢谢大姨，我……不饿……”

云珍正愁着没话好讲，服务员却撕下一张饭票塞到男孩的手上，热情地道：“买吧，买吧，供应下餐饭还早呢！”

男孩很勉强地掏出腰中唯一的两角五分。看来他确实很饿，一餐饭到手，三扒两搅就顺利地下肚了。吃得那么香甜。

“大姨，你也到珠埠下车吗？”他问。

“是的，你不也是吗？”

男孩点点头，又道：“我爸爸要到车站接我的，见到

爸爸我一定跟他要钱还你。”

“嗨呀，五块钱还值得你惦着吗？不用，根本不用还的。你如果没吃饱，我这儿还有吃的。”云珍说着，掏出一大包蛋糕递到男孩的面前，“你请吃吧，随便吃！”

“不！不！……大姨！”男孩颇为不安，又将蛋糕推了回来。

“不用客气，”云珍解释，“你这个年龄正是长身体、长知识的时候，不吃饱饭可不行。再说，我携带的东西太多，也是个累赘。”

“不！不！大姨，我真的吃饱了，请快收起来吧！”男孩在收拾蛋糕往云珍的包里装时，发现她带的东西也实在太多。于是，他问道：“大姨，你下车有人接你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没来得及打招呼。”

“那下车时，我帮你拎东西好了！”男孩摇摇手中的花束，“你看，我就这束花，别的啥也没带……”

云珍尽管没生过孩子，但女人到了相当的年龄，也自然地滋生出母爱，就象花儿老了要孕出果实一样。她刚才的举动，全是受着这种母爱的驱使，并非想拉拢人帮她带东西。现在听男孩这么一说，她反而羞红了脸，心跳得咚咚响。仿佛意识到自己作为人民教师，也沾染上当前社会中那种一切靠交换的庸俗习气。于是，她停了好一会儿才喃喃呐呐道：“我的东西够多的，可怎么好意思累你呢？”

“这没关系，”男孩象逞强似地说，“我在家时，挑水浇花，下湖捞鱼虫，扫地、拖地板，都干过，提点儿东西哪就累着了？”

“那好，下车时就麻烦你了。”由于渐渐熟了，不爱多言多语的云珍也不禁问孩子道：“你出远门怎么什么东西也没带呢？”

男孩的脸霎时又变得红绒布似的，低头沉默好一会儿，才喃喃呐呐地回答：“放假……我要去找爸爸。妈妈不让去……我就偷着跑来了。车票……是我平时自己攒的钱买的。”

“啊……”云珍很惊讶。一路上，她以多年作教师的目光审视这个孩子，看出他是诚实、忠厚、听话的。一点儿也没察觉出他是个敢于跟妈妈藏猫猫的小调皮鬼。她不禁又问：

“你爸爸知道你要去吗？”

“爸爸知道，”男孩答道，“我写信告诉他的，叫他今儿到火车站来接我。”

云珍刚才还担心，当一个母亲突然发现儿子不知去向，将怎样的焦急不安，现在听孩子这么一解释，无须多顾虑了：既然他的爸爸知道，自然会想法儿告诉他妈妈的。

然而，岁月给人世间留下的坎坷是多种多样的，光靠一般的推测，很难推测准确的。那男孩又接着叙道：

“我爸爸还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他。不过，这没关系，我写信告诉爸爸了，我的身高，长相。我还告诉他：我手里只拿一束迎春花，下车后就举到头顶上摇。这样，爸爸就会先认出我来的……”

云珍愕然地听着，她真不能相信，这么大一个孩子，

会不认识爸爸，他的爸爸也会不认识他？现已不是那种烽烟四起的战争年代，统一的共和国大地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，怎么还会出现这种骨肉天各一方的事儿呢？

“孩子，你怎么会到这么大还不认识爸爸呢？是不是他跟你妈妈……”由于是萍水相逢，云珍不便问得太白、太直率。

那男孩一扫马上就见到爸爸的那种勃勃兴致，深深地埋下头，雪白的牙齿紧紧咬住下唇。不多会儿，两颗红豆般的晶莹的血珠，从唇边滴落下来。眼看就要掉在他的军绿色的裤子上，云珍忙伸过手帕，接住了。

看来孩子的沉重心事是不肯随便告诉人的，云珍深深后悔，刚才不该那样问他。恰在这时，列车长鸣一声，快要进珠埠站了，于是，她借机说道：“咱们准备下车吧，快到站了。”

列车放慢了速度，宛如一曲快节奏的乐章，突然舒缓下来，人们的心也如同从高峡急流间，飘入星垂月罩的平野。

云珍共带了三个旅行包，还有个线织的网兜。男孩伸手拎过两只大的，把花束衔在嘴里。云珍实在过意不去，说道：“快递给我一个，这样你就没法儿摇花了！”

“我有办法！”男孩掏出块手帕，将两只包拴在一块儿，挎在肩头上。右手举起花束，连连摇两下，道：“大姨，你看这不行吗？”

他们融入出站的人流。尽管孩子的手一刻也没停顿地招摇着，云珍还是不断催促：“孩子，你快摇，防止你爸

爸看不见。”仿佛她也急于见到孩子的爸爸，看看这陌生的父子相见的情形。然而，直到他们验了票，跨出站口，孩子也没遇到前来接他的爸爸。

“你爸爸会不会接不到你的信呢？”

“不会的，”孩子执着地道，“我向邮局打听过了，有两天的时间，我爸爸那儿就能接到上海的信了。”

他们在站门口的广场上停下来，云珍又问道：“要是等不到你爸爸，你能不能摸到他住的地方呢？”

“能摸到的，我知道他的地址！”孩子道，“不过，我一定在这儿等他，他会来接我的。”说罢，又继续摇他的花，两眼不停地左顾右盼。

云珍准备请孩子代看着东西，自己跑去叫辆三轮。就在这时，她万万没有想到，她的丈夫陈仲慈打着招呼，向她跑过来了，简直是从天而降。

“唉呀，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？”云珍高兴得雀跃起来，简直象个孩子。

仲慈似乎没多少热情，但那行动是诚恳的，知冷知热的。他上前拎过云珍的两个大包，说：“咱们走吧，到汽车站去！”

云珍依依不舍地向男孩道了“再见”，但又放不下心来，回头道：“孩子，我给你留几个钱吧，防止一时遇不到你爸爸？”

“不！不！”男孩很果断地说，“大姨，你再这么客气，我就跑开了。”

“要不，这包蛋糕留下你吃吧，你该饿了？”

“我一点儿也不饿，大姨你快走吧！”男孩说着，真的摇着花走开了。

云珍随丈夫缓缓地朝汽车站走去。以前他们会面时，总是仲慈的话儿多，云珍的话儿少，有时候，就象剧场里的演员与观众。但是，今日的情形简直翻了个儿，云珍的话儿变得特别多起来了。的确，云珍理了理平生所走过的道儿，虽没有太大的坎坷，但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，总是逆风逆水的。只有今天，本来愁着下车拎不了东西，却无意间遇上了这么个好孩子；本来估计，即使摸到仲慈的住地，还担心找不到他，如果他偶尔到别处去了呢？而现在却在火车站遇上他了。这一切机运，简直都象是天赐的。她越想越玄乎了，人常说：“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”，成语上也有“否极泰来”。如果真有什么灵验的命运，她鲁云珍说不定从今日起，就开始转运了，转到好运上来了。所以，这个喜欢沉默的人，今天再不肯沉默了：她要向丈夫讲述，路上如何遇见这个男孩子，讲他的奇特的行动，推测他不肯讲出口的不幸……

陈仲慈很注意地听着，但一直没有开口。他实在没法儿开口啊！他的心欲碎，肠欲断，头脑也几乎要炸裂开来。如果云珍娓娓叙说的的是一个传奇故事，那么这故事就发生他陈仲慈的身上，如果这传奇的故事里有值得万人鞭笞的反面人物，他认为也该是自己！

无情的现实，将这样宣布：

男孩盼着要见到的爸爸，就是陈仲慈；仲慈要迎接的儿子，就是那手摇鲜花的孩子。分离十数年的骨肉，相见

而不肯相认，这是怎样的悲哀呀！

儿子的信，仲慈及时收到了。

这是儿子写给他的第五封信了，每一封他都象宝贝似的珍藏着，但没有回他一字，仅通过其他方式表达过他做父亲的心意。并对儿子作了进一步的了解。

儿子在这封信里，提出要来看望他。本来，十几年的沉冤得到彻底的昭雪，他也急于要看看儿子，以全舐犊之意。但是，儿子的行动过于突然了，许多必要做的工作，都还没来得及。他现在还不能够见他。他准备即刻给儿子发封信，叫他暂不要来，但他看看儿子信中提出的起程日期，回信他已不可能接到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儿子既然来了，总不能将他丢在火车站上。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在迎接到儿子的同时，也迎到了他的妻子云珍……

仲慈的头脑轰然作响，仿佛千万匹烈马在奔腾、践踏，他简直不知道怎样应付、处理这复杂的场面，怎样调解即将发生的家庭纠纷？

当时，他更多的想到了他的妻子云珍，想到关于她的两桩往事：

一九七六年，负着沉重政治包袱的他，又被打成了“右倾翻案”的急先锋，邓小平的“社会基础”，原因是他在七五年受学校和县文教局的委托，搞了两次全县性外语观摩教学，赢得了空前好的评价。就在他不断遭到批斗和劳动惩罚的时候，云珍千里迢迢赶来跟他结婚了。在结婚登记时，竟出现了这样的精采对话：

“鲁云珍同志，我们要对你负责的，你了解陈仲慈这个人吗？”

“了解！不了解怎么好来跟他结婚呢？”

“你了解他的历史？”

“由于给彭德怀翻案，被开除党籍、军籍，结论是：有严重政治问题……”

“也了解他的社会关系？”

“一个姑母在美国，一个叔叔在香港……”

“对于他的现在表现呢？”

“也了解：参与过教育界的翻案回潮，如今被打成——”

“不用再说了！”负责结婚登记的中年女人唬起脸质问道，“既然你什么都了解，为什么还要坚持跟他结婚？”

“直到目前，他不还是‘内部矛盾’吗？听说，‘内部矛盾’问题是允许结婚的。”

“请你再考虑、考虑吧，下午再来！”

当日下午，仲慈根本不肯再去看冷脸、听训话了，但云珍仍要拉他再去。

“我们要对你负责到底的，再请你考虑、考虑，明日上午来吧！”

仅仅为了领取结婚证书，他们竟屈身于矮檐之下，接连奔波了四趟……

另一件事发生在更早些的日子里，徐州市的云龙山上。那时，他同云珍正在热恋中，借助游园的机会，云珍向他吐露出她选择配偶的唯一的顾虑：

“我什么都不怕，就是怕给人家做后娘……”

云珍本人就是“后娘”生的。

她的妈妈十八岁嫁到鲁家，新婚第一个晚上，爸爸将前妻留下的一儿一女带到了新房，吩咐他们“跪下拜见母亲”，又叫他们当众喊“妈妈”。云珍的妈妈作为新嫁的姑娘，又羞又惭，但也只得弯腰将两个陌生的孩子拉起来，故作亲热地搂在怀中……

从此，她便作为“后娘”，承担起两个幼小孩子的抚养任务。但她毕竟太年轻了，又是刚打闺女上过来，抚育孩子全无一点儿经验。只得每日茹苦含辛地去做那一切她不会做、也不情愿做的事情……

小云珍出世了，她做了名副其实的母亲。听到孩子喊妈妈，她再不感到脸红、心慌了。但想不到接踵而来的麻烦事儿更多起来……

三个孩子每吃一餐饭，每缝一件衣，每围绕孩子做任何一件琐屑小事，邻居们——特别那些爱饶舌者，都要用天平般的目光，去称一称，量一量，称量她是否公平，是否在偏爱自己生养的孩子？

倘若这两个母亲所生的孩子，都是大差不多，似乎好体现出“公平”来：一锅饭分盛到三只一般大的碗里，一块布裁出三件同样的衣，而且先让哥哥、姐姐挑，云珍拾拣剩的。这样总可堵住饶舌者的嘴了吧？可三个孩子并非一样岁数，云珍要比哥哥、姐姐小得多呀。而且她小时候的身体又那般孱弱，硬叫她跟哥哥、姐姐同咽一锅饭，她就有活不过来的可能。而为了给小云珍以稍稍的照顾，就